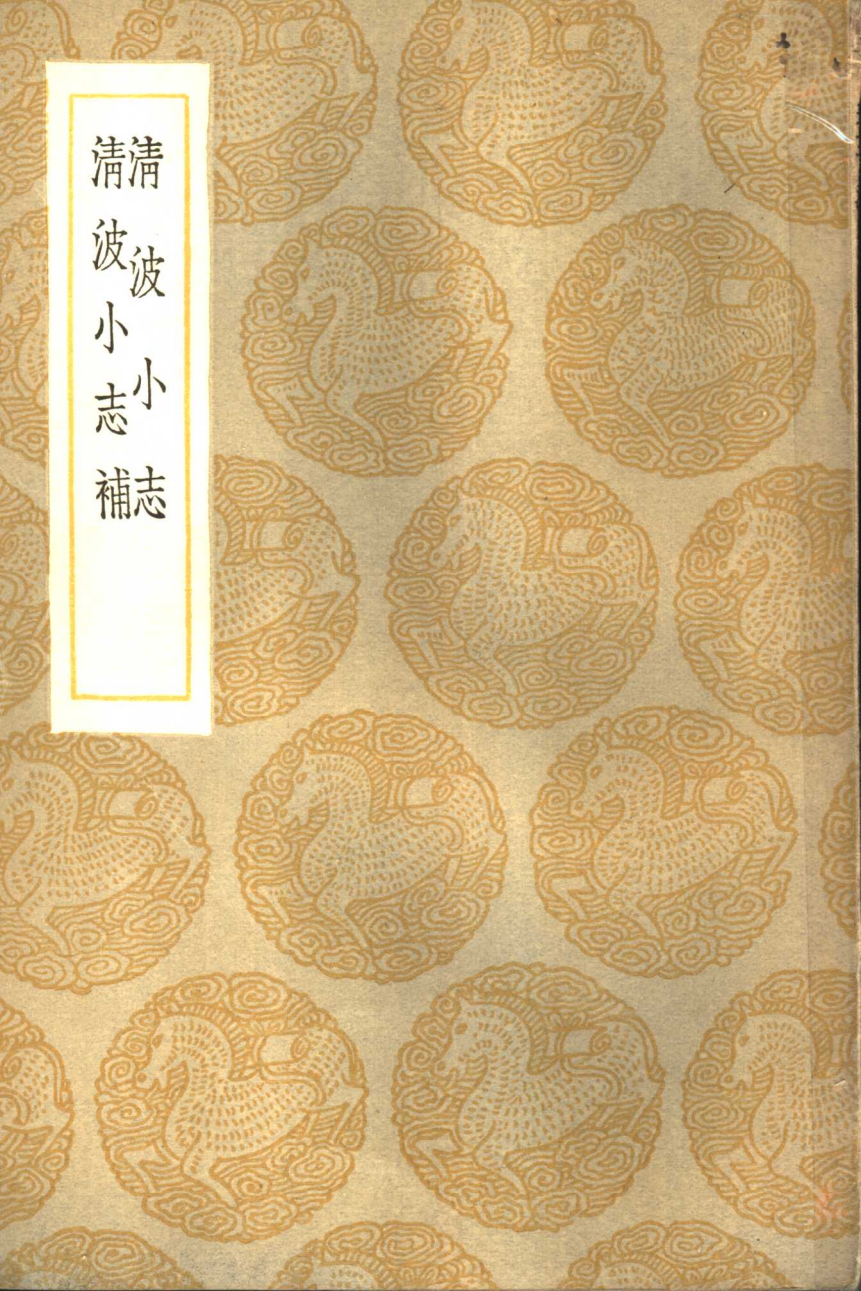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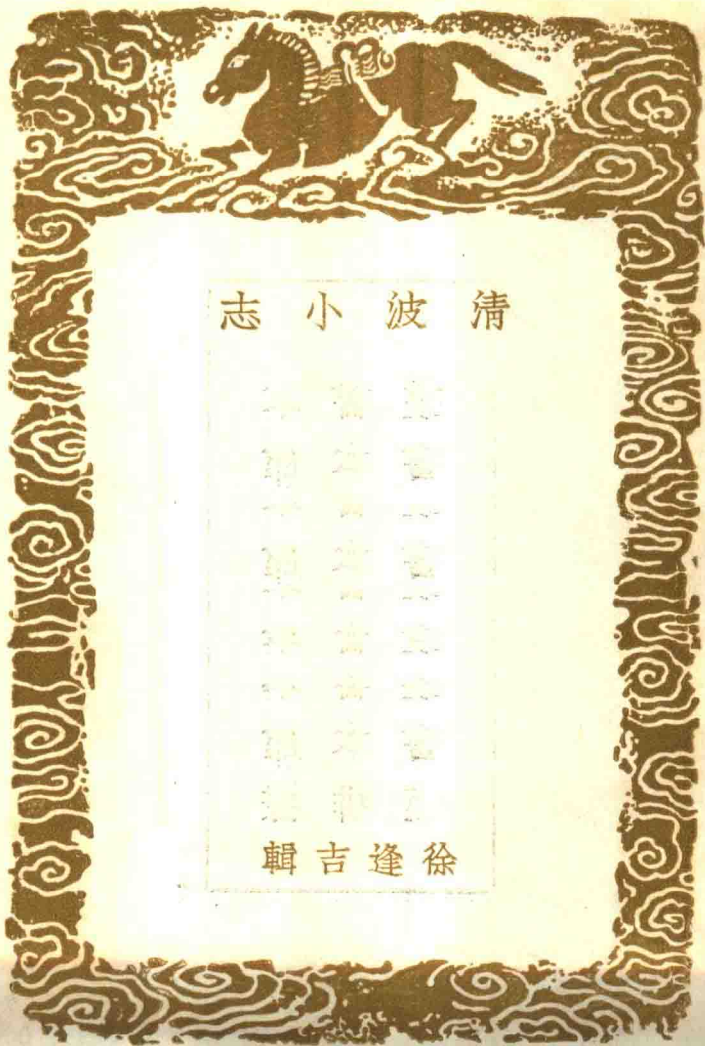


清波小志  
清波小志  
補志





清波小志

徐逢吉輯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志小波清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一二六八

鎮

(本書校對者楊靜齋)

通

本館據讀畫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清波小志序

予七歲從先處士由城中芝松里遷居清波門外之學士巷。迄今七十二年矣。蓬蒿荒廬。藏書無幾。目又少睹當世之賢人君子。故所見聞極其寡陋。然在方隅咫尺之內者。豈無人文可以竝傳。乃輶軒採風。未嘗搜羅。予懼再過數年。不幾湮沒乎。因筆而紀之。其閒佛院神祠。街坊瑣事。足資談柄者。亦得附書。大槩北至湧金。南至萬松嶺。西至南屏而止。有已經見之誌乘而復紀之者。以其實爲斯地之眉目。不敢闕略。仍存其舊。昔周昭禮居此。嘗著清波三志。所言朝常典故居多。而城西之事不與焉。予則專記城西。而遠大者。竝未及。故稱小志云。時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仲春。錢唐紫珊老人徐逢吉自題。

# 清波小志卷上

錢塘徐逢吉紫珊輯 同里陳景鐘凡山訂

杭州自隋楊素創築州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唐彭城郡王錢鏐增築羅城七十里。城門十座。在西曰西關門。今雷峯塔下是也。至宋高宗增築內城及東南外城。設門十有三座。西曰錢湖。今塞曰清波。曰豐

豫。即湧曰錢唐。于是始有清波之名。

鐘案元時城圯而址存。張上誠據吳復築。自艮山門至清泰門。展出三里。絡市河于內。其餘各門如舊。

流福橋舊名闌兒橋。在清波門外。引湖水入城。見步梁今廢。止有弔橋。

流福溝東。舊有金元七總管廟。其來已久。興廢不一。雍正四年。里人謀修葺之。堪輿家言此廟從前坐東朝西。於神不利。宜改向北。纔得氣勢。因移神於外。對清波門起造。落成之後。祈禱者踵相接。咸稱神有靈應。香火盛於各廟。黎園簫鼓。殆無虛日。予因里人之請。撰有碑記一通錄後。

出清波門爲流福溝。溝之東。舊有總管神廟。不知創自何時。予髫年聞之。故老由明迄今矣。從前興廢不一。近二十年來。廟貌剝落。僅存敗屋數椽。雍正四年。有李森者。自傷寥落。禱於神曰。神之爲靈。昭昭也。何至裸體而露處。與我同一坎壈耶。神能援我一臂。我當有以報神。迺不旬日。而李果得所遇。因昌言於衆。衆亦如其言而禱之。莫不愜所願。遂謀醵金以復舊觀。青烏家言廟仍西向。於神不利。不若北

向之爲吉時。王子載斯董其事。以爲改向固善。柰無餘地何。商之李子漢文。慨然捐貲買地以輸之。廟而李森者。以其事聞之。邑侯楊公夢琰。楊公曰。神於民有利乎。曰。神生時往來江湖間。歿後爲水神。力可以制祝融。公曰。杭民之所患者火也。神能制火。祀之宜矣。爰詣祠展禮。復捐金以爲之助。于是運木石。召工師。揀之度之。兩閱月而神宇告成。遠邇人士祈禳者接踵。琴瑟擊鼓之聲無虛日。明年起層臺於神廟之前。常禁門之衝。以爲徵。徵侑神之所。至是而規模稍稍展拓矣。予考道藏山川湖海百神祀典。未嘗有總管神之號。卽水神之說。亦世俗相傳。不足以徵信。獨有睦州建昌祠碑記載元季兵構。曹國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馬旌旄擁從前後。命巫祝之曰。金元七總管也。神姑蘇人。生而靈異。早歿爲神。人有求。靡不應驗。兵定。李公立祠祀之。上聞。敕封利濟侯。此文係弘治八年博士李佑所撰。然則神之姓氏。亦出於巫覡之口。非確有所據。昔黃黎洲論元官制。謂杭州揚州皆爲上路。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揚州皆有總管廟。皆昔郡守之生祠也。據此說。大都神爲元時人。生爲總管。有善政及於民。死又能捍衛地方。宜乎人之尊禮之。卽今江以南所在莫不胙壘。不獨睦州一郡。流福溝一方爲然也。夫以所在共祀之神。而又經前代敕封。則當存信而闕疑。惡得以拘墟之見而非之。必欲考其出處。求其功業文章。彪炳於史冊。毋乃失之鑿且迂乎。則是金者神之姓。元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次。總管者其官職也。以其姓名行次官職而祀之。確乎有據。不爲褻典。豈若魏人之祀河伯。楚人之祀山鬼。荒誕而不經。爲君子所不取也哉。惟是神旣靈矣。何以數十年自甘淪落於草莽之中。必俟里人之禱。而後始

顯其妙用。豈人固有仗於神。而神亦有藉於人耶。豈人與鬼神之通塞。兩不得而操之。而自有造物者主之耶。且昔者西向之神。何以渺而難求。而今北向者感而輒應。豈神亦不能外於陰陽向背之說。而與人世之居處相類耶。人而鬼神也。鬼神而人也。而有何異致耶。宜乎今日者人禱之。神保之。人求之。神酬之。信如呼吸之可通。而一氣之相感也。予則無所媚於神。而神亦無所惠於予。是可以無言也。而以里人之請。記其事而書之石。亦無害於義也。予聞巫歌。弇鄙不可以供神聽。請易其辭。而爲侑神之曲。曰：神久不降兮何之。今惠然兮來思。駕青虬兮矚赤螭。衣紫衣兮冠豹皮。佩長劍兮光陸離。樹兩旄兮駕靈旗。風獵獵兮雨絲絲。神自此兮永在斯。樺燭兮熒熒。艾蕝兮煙青。擊鼓兮暫停。福水流兮可聽。進神兮醴醴。沈飲兮益醒。願四體兮康寧。無阨運兮再丁。又申之以意曰：臺殿兮瓏璵。三面兮崇墉。兩峯兮西峙。海日兮在東。天德合兮地勢雄。天門啓兮地戶通。地下水兮聲淙淙。泉源不竭兮財幣豐。且能以水制祝融。紅龍詎敢來相攻。蜿蜒百尺蟠青龍。神之靈兮位當中。福軍國兮垂無窮。匪獨黎庶兮懷帡幪。

山村仇先生遠。字仁近。宋咸淳時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博通經史。賸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薦爲溧陽教諭。寶慶路教授。不赴。改爲徵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就家錢唐。今西城。山下尚有遺址在焉。年八十卒。葬北山棲霞嶺。七修類家蘋村宗伯有詩曰：吟詩何處訪山村。催得籃輿出關門。學士西橋煙水闊。半林殘日近黃昏。



沈允亨字孟嘉錢唐人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居清波門外弔橋之南門對雲居山後臨學士港家頗饒後中落館於馮氏主人甚敬禮之工詩文善作小楷與人交恂恂如也爲予母姨丈予髫年未知請益年甫五十而歿有遺彙數十卷今散失矣予尙存其近體六七章附後

城上樹蛇矛城下堆觸體獨有野菊花還如東籬秋今日吹寒笳明日寄征衣鐙下刀尺聲鐙外流

螢飛西城行去市未爲遠堂成豁素心水光通柳港秋氣接楓林不厭琴絃緩何辭酒盞深良朋在南

岸風雨亦招尋草堂成與景銓曲折林陰合高低澗水流直穿靈鷲頂來看冷泉秋香飯憑誰供仙巖任我搜

與君吟落日再上酒家樓與東琪由蓮花峯出冷泉亭作何人可說興亡事此地堪爲汗漫游潮捲空江羅刹怒雲迷故

國鳳凰愁獨松不守千年恨萬媚無聲四海秋留得洗鉛池尙在半林黃葉夕陽樓鳳凰山懷古雲居寺在

高城上灌木森森暑氣無茗椀爐香依梵唄晴煙秋色滿江湖放開爾我形骸外忘卻林泉歲月徂何

事西齋彭上舍朝朝危坐讀陰符與紫樵讀書雲居寺

康熙六年丁未正月十六日爲先處士誕辰設杯酌以款親朋忽聞巷外大悲庵前有僧人自言卽日焚

化親朋停杯往觀見此僧置木龕於地遍辭街坊坐入龕內具紙筆於前題一偈云無拘無束不清不

濁放倒皮囊正月十六又書七言律詩一首云道我狂時不是狂今朝收拾臭皮囊雪中明月團團冷

火裏蓮花瓣瓣香好向棒頭尋出路卽從業海駕歸航滿爐骨柁都煨盡十字街頭作道場書畢將龕

門手掩火發於內須臾示寂矣是時觀者數千人卽有然香羅拜者此僧尙不知於何處棲身亦忘其

名號。今從容坐脫。亦禪門中有手眼者。

趙琳子。母姨之少女也。少予十歲。其五歲時。信口而吟。皆能成句。憶侵晨客至。呼酒予。曰。舍北何人呼卯酒。琳荅曰。海南有客賣丁香。蓋其時有粵東客攜丁香酒求售也。一日。予見後園春草吟曰。幾叢芳草。淒迷綠。琳卽云。一樹天桃。煙雨紅。此外不能多舉。殆夙生慧業也。琳後適人。卽病歿。

陶舍人。名雲翰。字狃伯。號則退。予母孺人之叔祖也。家居學士巷。善書畫。能詩。明世宗時。以薦爲太子舍人。嘗監均州太和宮稅。與謝茂棻。盧次榎。及當時名士大夫相往還。豪情橫溢。不可一世。晚年歸里。甕粟屢空。泊如也。年七十餘。乞詩畫者。戶常滿。舍人無不應之。生一子。名虞庭。早亡。以此快快。至神宗丁巳。病歿。百餘年來。幾無有知其姓氏者。予成童時。母孺人常言其能詩。因披遺集讀之。氣調高老。實有可傳。然皆鼠殘蠹蝕。完全者十之一耳。昨從篋中鈔出如千篇。待付剞劂。使當世知有其人。

出清波門西南半里許。舊有萬松公館。并置舍。名急遞舖。近俱湮沒矣。聶心湯邑志載嘉靖三十三年。巡撫李天寵。清鳳山清波馬路之侵沒者。三十四年。倭寇犯杭。督撫胡宗憲於清波城南上築帶湖樓。東南築定南樓。今皆不存。

學士巷西角牆內。舊有小樓一座。陳姓老姥。名黑姊姊者。同一子居之。康熙丁巳正月望後。予過其下。見一女子倚樓望湖。年可十八九。雲鬢微籠。金釵橫髻外。衣紫綃。內以水紅衫襯之。誠絕色也。予驚詫。此從何來。有隣姑常出入予家者。走問之。云是吳下人。偕母與兄。三日前渡湖來。向船工覓小寓。船工卽

黑姊姊子也。讓屋與之居。此女能賦詩。兼善書畫。聞有新安賈以五百金聘定。不停日卽去矣。予囑鄰姑可持女詩畫來。得一見。仍畀汝。不留也。姑卽去。有炊一滄飯頃。攜聚頭扇一柄。匆匆過予齋。投案上曰。速看。我是乘閒取來。彼不知也。予展開。有詩曰。鐙宵不見一鐙紅。礙煞平江半面風。到得西湖覓西子。那知殘雪尙朦朧。下書鐙夜從吳江。至西湖作樓。西望不見西施。樓角寒梅有一枝。從此吟魂得相傍。黃昏捲起暖簾兒。下書寓樓見梅花一樹。喜而有作。羊鐙照我下長河。吹落梅花比淚多。姊妹今宵休記憶。冷風殘雪到清波。下書抵杭州清波門作。款落茂苑薛貞瑛。予讀畢。不獨魂銷。且舌撻不下。急援筆鈔之。睹其墨色晶瑩。書法十三行。詩是日來初脫橐者。予卽持扇還鄰姑。越一日。果發行李渡江去矣。後細訪新安賈有知之者。曰。姓馮。予笑曰。得非馮魁耶。

學士巷末過橋。居民有錢美洲者。平時以捕魚操舟爲業。鄰人呼之爲米獸。以其食米喜粗糲。不檢擇故也。一日告親鄰曰。我三日後將棄家學仙矣。人以其獸。不以爲意。乃至期。沐浴飽飯。飄然而行。鄰有好事者數人。送之至靈隱呼猿洞。舉手別衆人。入洞中不出。衆疑此洞無他徑可達。止有一潭。深黑無底。投以石。始豁然作聲。此人殆墮入潭底耶。徘徊而散。至月餘。米獸復歸家。云洞內甚坦平。我行二里許。見一人須眉甚長。而黑白相間。橫坐石牀。一童子執杖旁立。招我前。與我丸藥一囊。云攜云可濟人。此閒非女所居。命童子引我出。出見市廛雜沓。問之。乃餘杭也。我無以給口食。卽在市賣藥。服藥者有病卽起。今藥已盡。得錢十餘貫。我故還家也。人初疑其譌。後見所得錢始信之。且米獸爲人朴實。從不作

妄語者。後至康熙丁未年九十一而歿。其弟曰敬洲。嘗予乘其船。猶能歷歷道其事。

學士港內達城下。外通大湖。游人朝出暮歸。皆由於此。前朝兩岸種梅數千株。花時香氣襲人衣裾。不減

西溪之勝。其時李草閣韻有詩云。學士橋邊移棹過。千樹萬樹得春多。人生對酒須縱飲。柰此縞衣風

韻何。百十年來。陵谷變遷。近今惟有漁戶數十家。風景蕭瑟。欲還舊觀。不可得矣。毛馳黃有詩云。清波

門外釣魚磯。撒網拏罾雨不歸。誰道嘯歌饑欲死。生涯還有綠蓑衣。鐘案。草閣。元末初人。隱杭城之北關門外。有集傳世。

明司城馮具區夢禎常挾家姬游湖上。晚歸有輕薄少年羣聚而觀。時舟方入港門。先生向諸少年曰。老

夫已進學士橋矣。衆譁而散。今橋上鐫學士橋三篆字。爲里人王周書。按西湖游覽志。橋久崩壞。郡人

王輞者捐資重建。題其梁曰學士橋。此蓋前明嘉靖閒事。今康熙初年重修。題橋者爲里人王周。姓同

而名亦同音。越百年先後相映。亦一奇也。周字叔元。住學士巷。善畫兼善琴。予見其人。蓋落拓不羈者。

學士橋側有笑隱菴。又名法喜院。老僧笑魯者居之。予童時見其人。自言從董宗伯其昌陳徵君繼儒游。

故其書法不落時蹊。每朝夕往來橋畔。眺望湖山。意有所得。輒賦小詩。予惜未睹其集。一日舉一鐙千

古夢萬壑老僧寮。二句示予。是時予未知詩。不解其何意也。後歸天台山。年餘復來。歿於菴中。繼席者

爲翼菴。其徒彬遠。奕是俱能詩。彬遠別字秋蟾。詩尤超縱。大有青蓮長吉風味。

黃黎洲宗彙汪魏美源兩先生。於順治己亥二月訪笑魯長老。坐月庵中。至三更。是夜寒甚。庵中止有一

被。黃與汪兩背相摩。少得暖氣。明日黃入雲居訪仁菴。汪矢志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

予一日坐小舟往湖中見篷背夾草書一紙取閱之乃春宵泛湖之作也詩云傷心此日有何春耐可相邀夜向晨四海難逢磨鏡客扁舟還載抱琴人須知角里終辭漢獨怪金椎不避秦瑤瑤坡前投宿去清泉重煮裏湖尊予問舟人此從何來曰昨將晚有客頭戴氈帽身著大布衣隨一後生攜琴一張并筆硯等物來雇船復有一客戴細麻布巾身披紫花布方袍同至艙內要我撐到湖心空闕去處候月上戴氈帽人彈琴許久方住手兩人談笑作詩苦無酒飲要我放船到瑤瑤寺前恐菴去借宿與我錢百文回家已四更矣那孝巾人呼彈琴人是韓先生那韓先生呼孝巾人是徐先生這詩想是那後生遺失在船篷上的此康熙己酉庚戌閒事越十年檢笥中詩始知鼓琴者爲韓石耕方布袍者徐狷庵也煙月滿湖賦詩鼓琴兩高士有此幽興比之汪魏美黃太沖在笑隱庵坐夜寒甚兩先生以背相摩則苦樂懸殊矣然四先生皆海內高人前後會於學士橋頭不可不誌也

鐘案梨洲先生著述傳海內石澗先生以琴鳴聲著有琴譜世亦多知之汪先生錢唐人前明孝廉國亡後隱居山中矢志不入城徐先生遜跡河渚明亡後終身冠孝巾皆勝朝遺老也汪舊居在杭城黃馬巷予幼時曾過之見鄉試報區據尙存

柳浪橋學士橋皆有夾徑老松每盛夏秋首芙蓉遶隄如錦游人艤舟賞之

夢梁錄

聚景園在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匾皆孝宗御書淳熙中屢經臨幸嘉泰閒寧宗奉成肅太后臨幸此武林舊事所載今則爲番回埋骨之地塚墓高低狐狸竄伏舊蹟如會芳殿瀛春堂攬遠堂花光堂及瑤津桂影寒碧瓊芳諸所皆不可考惟柳浪港一線之水隱然在其後港之左右有池塘數十畝悉

被土豪侵佔。種蓮射利。惟花時紅白相間。清香襲人。頗供眺賞。予與厲樊榭鵬坐學士橋春望。賦少年游小詞云。地蟠智井。狐穿破塚。輦路已全荒。燕子飛來。桃花不語。閱過幾滄桑。○小橋浮在嵐煙外。恰好近鷗鄉。坐我春人。綠蓑衣底。相對話斜陽。

放生池去學士橋甚近。小舟渡之。不過半里可達。二十年前。池上屋宇。悉燬於火。後經太守李公慎修重造。前後堂軒。周遭遶以廻廊。雜蒔花草。風景較勝于前。今池內種蓮。圍隄徧植木芙蓉。自初秋迄於九月。月光葉翠。映於水面。比長隄桃李。更覺繁豔。

姚莊在聚景園之南。法喜院之北。瀕湖而居。地非孔道。康熙初年。有夏都統景梅者。率旗人恆較射于此。顧其地閒敞。遂據而有之。每射時。背學士橋張大布幕。向北而射。未幾。建射堂於橋之外。割湖水一二畝于堂之西。以爲沼。內植荷芰。外環隄岸。樹桑麻。種蔬蕪。取地之利焉。又未幾。毀去射堂。建屋於南園。卽今莊地也。其屋卑隘。又毀去之。而湖而樓。可以攬全湖之勝矣。復以樓居不適意。仍毀之。別起大屋數楹。四周繚以高垣。采石於兩山邱壟之間。入地丈餘。以爲垣腳。其上疊石倍之。再以磚甃覆於上。取其牢固。爲不拔之業焉。其時都統老矣。奉掣回京。託鄰莊楊老人玉亭看守。會耿逆之變。朝廷命部堂大人出師。隨征人員甚多。姚公憂菴啓聖在其列。向楊老人賃莊僑寓。凡清晨詣轅謁見。必由寒家經過。蒙其枉顧。與予兄弟讌飲談笑。遂成相知。後部堂授以劄付協理諸暨縣事。是年進勦紫閩山賊有功。康親王表奏。授爲溫處道。迨閩海平。陞福建巡撫。方其在處州時。太守線公一信入見。姚言及從前

寓居湖上之事。都統夏公爲線之婦翁。夏無子。線卽以湖莊贈姚。逮姚歿。其子一爲廬州守。一爲淮安守。俱罣誤入京。與錢唐人姚旦衡聯譜。往還頗密。假旦衡若干金。又以莊歸旦衡。故至今稱姚莊云。旦衡於雍正初緣事徙邊。家產入官。湖莊估價五百金。人慮其後有葛藤。不願得此。有司青看莊楊姓人玉亭子。每歲納官租二十兩。楊今停厝棺柩偏屋中。竟成鬼窟矣。姚公長子長文從父來杭。同寓莊內。後官至雲南鶴慶總鎮。人言一時寓兩八座云。姚本籍紹興。國初入旗下。康熙癸卯科旗。下解元。選廣東香山縣。以事鐫職。至十三年隨征立功。官至制府。亦人傑也。線公字成之。後官至浙江巡撫。

王菴在姚莊之後。向爲城中翁氏別業。康熙初年。售與王氏老尼。地不寬舒。所在偏僻。小屋三間。以安佛像。其左一帶竹籬。而柳浪港隱然在其外。港容一葉之舟。達學士橋甚近。欲通聚景園則絕矣。菴中向有牡丹一叢。花時游人頻至。予與遂安毛鶴舫際可往觀。以爲花雖佳。而清靜之地。反爲所擾矣。鶴舫囑其鄉親王姓者。捐六金。移花而去。今女尼在中者。改菴名點雪。且以佛舍傾頽。立志修整。乞予爲文勸募。未知得成所願否。

柳浪聞鶯。爲西湖十景之一。卽指柳浪港也。康熙三十八年。翠華南幸。十景俱有宸翰。地方官訪查舊蹟。勸建亭榭。以供御碑。因柳浪港所在偏側。欲開拓之。左右皆番回塚墓。時中丞張公敏惻然曰。聖王之政。掩骼埋胔。吾豈忍發掘久埋之骨乎。相度靈芝寺前有隙地。鳩工構造。復開濬池沼。環植檉柳。每歲暮春。裙屐畢至。黃鳥鳴於其閒。坐憩久之。不減雙柑斗酒之樂也。

仙姥墩志稱與聚景園相近。基高數十尺。今無從踪跡矣。予友余瓊伯珣有詩云。裊裊東風動高柳。湖梢直灌荒園口。不見青旗向水飄。何處還餘百花酒。

張近道字默菴。偕其妻尚氏家於城西柳浪港之曲。予童年猶及見之。廣額修髯。頤長玉立。每言吾儕當爲世所不可少之人。若悠悠忽忽。虛生浪死。豈不負天地父母生我之大德。人皆以爲狂。酒後尤多骯髒。往往不與時人合。人亦罕至其門。嘗遠遊經年一歸。康熙丁未。挈家赴粵西。從此不復知其所往。予于戊寅有事過番禺。晤陳獨漉。首問張默菴尙存否。予言不見其人三十餘年矣。獨漉言此人究心經世之學。兵刑象數無不通曉。獨不喜詞賦。座中有談及者。瞋目叱之。以爲無濟於用。拂衣而去。後往來粵西。怏怏失志。遂逃於禪。夫婦竝有見地。默菴手注金剛經宗旨一卷。吾家藏有刊本。君錢唐人也。當附此書還錢唐。卽出書見貽。余挈之囊中以歸。然則默菴誠異才也。乃無所遇。不得展其志。而徒借空虛寂滅以老死其身。惜哉。又念苟無獨漉之言。予且不識默菴爲何如人。今尙得存夫婦姓氏。不可謂非深幸也。尙氏名德本。

丁鶴年。其先西域人。曾祖曷老丁。從元世祖徇地西土有功。父以世蔭爲武昌尹。鶴年年十八。避兵錢唐。生母馮氏。阻絕他所病死。鶴年慟哭求母見夢。一夕母果於夢中告以死所。鶴年嚙血沁骨。驗而葬焉。晚習天方法。廬於先人之墓。卒葬其旁。遂爲丁氏隴。杭州府志。墓在聚景園今石亭子下。

李杞源字懷帖。號半邨。鄞縣人。家於杭城。善風鑑。子平之術。一座之中。高談娓娓。皆有抑揚頓挫。石制府



先爲兩浙轉運使。李從之游石陞鄖襄道。李在幕中掌書記。及石陞浙江方伯。又陞兩廣總督。則不與之往。卜居柳浪港。嘯歌煙水以自適。與白蓮僧問石同鄉。尤相善。至暮年。石公已亡。李遂挈其三子還四明。閒爲小詩。頗饒別致。予不能多記。僅錄其移家柳浪港二絕句云。歸到城西萬事休。小堂四面遶清流。每朝飯罷無他事。槐樹根頭坐素秋。白日搖風柳浪昏。滿城人不到柴門。戎韜一卷知何用。老去依然李半村。

顧玉者。操舟之人也。家靈芝寺側。其父善琴。玉幼習之。父亡。奉母以居。風晨月夕。放舟湖中。撫琴自樂。其

時金衢道梁公

萬觀

雅能琴。適在湖夜泛。聞琴聲。移船物色之。與語喜其樸樸。且知其有母。贈以金焉。

玉嘗作蓼花引曰。蓼花開兮。湖之秋兮。蓼花落兮。湖之涸兮。念我生之頭白兮。與蓼花以朝夕兮。嗟有母而無父兮。徒自傷其孤露兮。蓼兮蓼兮。予誰告兮。玉蓋孝子也。後母亡。玉亦歿。

聚景園前舊有顯應觀。爲宋高宗敕建。以祀磁州崖府君者。相傳神于靖康時顯應。衛高宗之駕。因此崇奉。以褒其功。每年六月六日。內庭差天使降香設醮。都人駢集。今爲甌脫之場矣。余友錢他石璜有詩曰。玉宇金庭化劫灰。西風涼露藕花開。黃羅帕子沈香合。不見天邊一騎來。

表忠觀數十年前剝落殆盡。左右地畝。原屬祭產。太半爲豪強侵佔。蘇碑雖非舊物。已傾仆在地。前年中承朱公賦因時亢旱。不欲就天竺禱雨。以爲武肅生時有守土之責。理應恤此一郡災黎。于是赴祠虔禱。復捐俸修葺。廟貌稍稍完整。而侵去之地。則以內陞未及清理。近年總督李公衛大爲開拓。將旗人

盜佔之地。盡行追還。又以罰鍰數千金。前後構造一新。碧瓦朱甍。照耀湖山矣。毛穉黃先舒。舊有表忠觀詩云。錢王宮殿枕荒城。舊國春吟百感并。東郭暖煙花自發。南屏空翠雨初晴。金湖賜第丹書古。鐵鏃沈沙綠蘚生。不是汴州佳氣聚。當年此地亦神京。

柳州亭。在聚景園之北。卽豐樂樓之舊址。所謂空外笙簫。雲閒笑語。不可問矣。今不過敗屋數椽。枯僧二三人。日夕對湖波蕩漾而已。

靈芝崇福寺。志稱錢王故苑。以芝生其閒。捨以爲寺。高宗孝宗皆嘗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諸勝。據此亦城西名勝矣。予髫年。有先輩陸蕙畝敏樹。讀書其中。陸爲予母孺人表叔。家人嘗攜予過寺。見其風景

雖荒。而規模猶舊。尙有書屋數間。花木無恙。今則無存矣。地畝皆爲豪強侵佔。湫隘不堪。不勝興廢之感。轉念陸先生人品文學。卓絕一時。數十年來。竟無有知其名者。尤可歎息。先輩吳慶伯農祥。爲之立傳。其略附後。

君諱敏樹。字蕙畝。自號潛山。杭之錢唐。人父雲龍。邑高才生。以著述自命。君生六歲。隨父讀書靈芝寺。過目不忘。人以奇童目之。君父有述作。輒命君探卷選擇。稱其意。歎曰。吾老矣。其興吾宗者。在此兒乎。二十二歲。始補邑弟子員。恃才豪放。視一第如拾芥。已壯歲。病耳聾。貧不自聊。人與語。或不省記。自傷之作。豐賦以自廣。爲文高自炫鬻。然能自知其過。每文成。張壁而視之。輒改竄舊句。至不存一字。與金華葉永圻相善。永圻亦孤冷善著書者。鼎革時。君之友虞維侃爲仇家所中。幾陷不測。君冒患難。揀虞

虞亦幸免。老館于婁東顧氏。時婁東守以重幣聘之。辭勿受。有憐之者曰：君盍去故而就新。君笑曰：吾惡夫辭少而就多者。君將死，呼其子戒之曰：黔婁生布被不掩，楊王孫裸形以葬，爾等其敬承吾言。言畢而卒。年六十。

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

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

四朝聞見錄

芸隱橫舟臺，有祝聖所拈香詩。幾度來游幾賦詩，又因將命到靈芝。三呼祝了君王壽，偷眼湖光立片時。釋元照住靈芝寺，依慧鑑學毘尼。大振南山之宗，有資持記、彌陀義疏、靈芝集行世。蘇軾就之畫像薦母。

是夜西湖漁人皆聞天樂聲云。

聶志

彭祖庵，嘉靖時錢氏建。前年制府重啓錢王祠，據錢氏後裔之請，以老彭爲錢姓始祖，移其像於武肅錢王殿後，建閣祀之，而庵基今不可問矣。錢心卓貽清堂日記載有許野雲者，削髮披緇衣，寄居清波門之彭祖庵，或云新安人世襲萬戶侯，棄家修道，至萬歷乙巳歲，年一百有五矣。

周恢焉，大纘錢唐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隨父宦於江西之永福縣，會大旱，有方士能禱雨，術頗奇，周

從之游，得其所學，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元旦，周同友人出清波門，仰天若有所見，問之同行友，不知也。因執友手掩面而哭曰：海宇其淪乎！從此誓不入城，父葬於學士橋之南，就其地築土室爲廬居之所，不設門戶，僅留一竇，命家人傳餐而已。至康熙癸卯年八十二，杜門已歷四十餘年矣，一日無疾而逝。

吐白光如煙雲。數夕乃散。蓋其時爲正月望後也。先輩陸蕙晦弔以詩云：城西高士不求名，恥著羊裘澤畔行。四海冰霜餘食息，半弓門巷絕逢迎。詩書磊落平生業，星漢迢遙獨夜情。憶昔東岡周彥祖，千秋仍見舊時聲。先輩吳慶伯爲之立傳，附錄於左。

周處士大纘，字恢焉，錢唐之豐寧里人。年十二，補邑諸生。十八，喪父。吳俗有乘喪畢姻者，以語大纘，堅執不可曰：吾方恨吾鄉敝俗於衰絰哀號中，乃行合卺禮，爲不孝之大，而躬自蹈之耶？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五月，大纘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人，皆執金鼓旗幟，從空而下。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赤氣亘天，見夜叉羅刹數輩，皆絳瞳赤髮，爪牙快利，形容獷猛，與甲士戰於中天。甲士不勝，退，反走。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已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其從行摺笏者數千人，忽夜叉領其衆往追，天神失聲而逸，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掌，血肉狼籍，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間。又驚問其友曰：若此亦不見耶？對曰：然。因執友手，掩面痛哭曰：時事去矣。卽誓不入城。其父葬學士橋之南，遂謝去。諸生結廬其側，外設短垣，中開懸扉，四面皆完固，扁鐻，人不測。大纘所爲，皆以爲狂誕。惟母憶之，出城至大纘所，見大纘，大纘則啓懸扉，與母相對，問兒何所見，而若是。對曰：兒無所見也。有弟足以養母，兒退守父廬耳。母去，卽下縣扉，不與人相見。夜每負牆露觀星斗，星有移動，輒曰：某分野當有大災。某貴人當死，驗之良然。初入廬，尙事吟誦，閒有所感，則引筆疾書，積歲成帙。忽一夕危坐，歎息至旦，取所著者焚之，遂不復吟誦。在廬四十有八年。自丙辰至康熙癸卯。

年八十有二而歿。臨歿吐氣如煙雲。數夕不散。其子孫遂以是廬葬焉。大縝有友曰蔡道復。亦錢唐人。明時曾爲處州參將。棄職散千金於宗族親串。隱青田山中。能鍊金丹。自云得黃老長生術。紫氣奕奕。恒如二十許人。晚乃卜築吳山三茅觀下。已而去。不知所終。吳農祥曰。萬曆三十四年。歲在丙午。李自成生於米脂。是歲張獻忠亦生於膚施。崇禎元年。歲在戊辰。而延綏之賊起。全秦天赤如血。明社以亡。大縝所見夜叉羅刹。豈兩逆賊之兆耶。顧於四十四年示殃於大縝何也。徵於天道。是邵雍聞鶻於洛陽也。驗於人事。是幸有見被髮野祭於伊州也。天降大禍。必有知幾之士。識之於數十年前。大縝豈其倫耶。吾鄉立志高隱之士多矣。未有如大縝之早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悲夫。

考舊府縣志載木御史墓。在學士港口。予每尋之不得。前年向里老錢斗文詳詢。云周濂溪祠後有木冢墳。但子孫無人。每年糧稅里下攤賠。未知是否。予卽偕此人披荒草中。見一大墳在上。其餘塚壘。鱗列左右。大約祭掃無人矣。錢又云。墳前向有斷碑一片。近爲土人毀去。予考杭城鮮木姓之家。此墳確爲御史墓無疑。友人吳石倉邀予重樹一小碑。而土人不樂爲此。蓋久之卽欲平其塚而他售矣。此必賢有司主之。庶無敢異議。是亦興滅繼絕之善政也。按御史諱訥。明永樂九年辛卯解元。十六得戊戌進士官。至繡衣。以文學名。

清波門至茶坊嶺。爲城西一高。舊有土穀祠。在街之南。相傳神爲攀花五郎。但不知所由來。予童時見里中有王姓者。能書符召仙。一日神降於壇。自言本里土穀神也。宋時爲朱太尉蓮花石綱過太湖。大風

覆舟而死。生平忠直。上帝憐我。命爲城西土穀神。生時喜簪花。排行第五。故稱爲攀花五郎云。其姓名籍貫。當時竝書於牘上。今予忘之矣。城西二高土穀祠。在方家峪口。祀大禹皇帝。則妄誕無理。然亦有由。考吳自牧夢梁錄。載錢湖門外有夏禹王廟。正在其地。案禹至會稽。路徑錢唐。明德及人。理應崇祀。今以湫隘不堪之所。祀爲土神。則典褻矣。亟宜毀去。毋瀆平成之聖。

西卓菴。在攀花五郎祠之南。門對高城。城內卽雲居寺。松聲梵唄。互相答應。菴廬雖不華整。然去市遠矣。相傳爲散仙劉某結茅之地。明嘉靖閒。趙氏奉覺悟大師住錫爲菴。乃名西卓。明末時。西蜀陳雪灘先生。自閩南典試回。適國朝定鼎。方新。道路棘寒。不能返蜀。僑寓菴中。曾賦詩云。幾年嶺海歎飄零。覓得精藍此暫停。湖上鳧鷖來個個。城頭鐘磬響泠泠。荷衣破損秋如此。蓬鬢棲遲老未經。昨夜夢回鄉國遠。瞿塘峽口亂山青。

萬松嶺側。舊有石牌坊一座。鐫平章之墓四字。俗傳賈秋壑墓道也。案似道至樟州。爲鄭虎臣踢陰而死。縱得歸葬。其時北兵南下。國步已危。公論追咎之不暇。豈容表墓巍然樹於大道耶。此必前代別有官平章者葬此。時移世改。後裔無人。且生時庸庸無所樹建。故久而不知爲誰耳。予往年走上黨。經河北一路。高墳大塚。不知凡幾。問之土人。莫識爲何王君公。況此一坊。夫何足考。予昨過嶺畔。見石坊已圯毀。止存一柱矣。

將至萬松嶺。舊有錢湖門。門外南首舊爲省馬院。有錢湖門瓦子。又屏山園亦在門外。以其對南屏山。故

名。理宗朝改名翠芳園。今錢湖門久塞。荒榛野棘。縱橫於青燐破塚閒。御園勾欄之基。已不可問矣。

# 清波小志卷下

萬松嶺之中爲萬松書院。志稱宋時有報恩寺。久廢。明弘治十一年。浙江右參政周公因寺舊址。創建書

院。名曰萬松。後復圯毀。至康熙十年。巡撫范公承讓以南潯朱氏籍沒之屋。題准移構于此。仍稱萬松

書院。康熙五十五年。巡撫徐公元夢摺請賜額。聖祖仁皇帝親灑宸翰爲浙水敷文四大字。頒院。勅徐

公勒石供奉。自此改稱敷文書院。後有正誼堂。堂之樓爲存誠閣。閣之後有殿。供碑摹至聖先師像。透

迤而西山徑盤曲。數十武外。有舫式屋。顏曰載道。有軒。顏曰表裏洞然。再西有亭。翼然而湖。顏曰玩心

高明。皆巡撫朱公軾所題也。後督撫李公衛重貳修書院。改亭額曰觀風偶憩。亭外左湖右江。高城環帶。奇石林立。雜植松、柏、桐

桂、梅、杏、桃、李。諸花木。掩映山谷間。隨在可暢襟懷。每歲延山長課高才士于中。置產以資膏火。肄業諸

生。先後獲雋者甚盛。雍正十一年。欽賜帑金一千兩。增置腴產以充公用。

錢唐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冲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切。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

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徐精象數也。按先生名復。賜號冲晦處士。身窗天。輓錄。

釋智融。俗姓邢。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靈

隱。寺人不知其能。畫山中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頓除。改媿集。

萬松嶺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陳露坐納涼。忽見黃衣卒率領三人自北而南。



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難之。其卒曰。旣已承當。如何不去。迫之。乃俯首而入。後二人曰。彥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蓋時四鼓。行人久絕。陳甚異之。次日聞劉家犬夜生三子。陳語其所見于劉。劉育之至長。每呼彥通。則一犬奔走而前。蓋卽衣金紫者之後身也。縣志

宋開禧四年春三月四日。右丞相府大程官劉慶家火。延燒萬松嶺等處。縣志

南渡雖曰偏安。而都城風物之盛。實不減東京。卽舉一事可見其大槩。趙從善尹京日。宦官欲窘之。值兩

宮幸聚景園。索火炬三千甚急。從善命諸瓦子伎館。取所有蘆簾。實以脂油。卷而繩之。繫於萬松嶺一路松樹上。爲燎火。登時照耀有如白日。

方家峪有劉婕妤寺。內一泉曰鳳凰山而下。注爲方池。池上揭鳳凰泉三字。乃于湖張紫微孝祥所書。夏

執中爲后兄。人稱夏國舅。一日至寺見之。謂張書未工。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幸寺中。不復他語。但詔左

右以斧劈爲薪。仍用孝祥書。四朝聞見錄

宋有寧遠阡。太學生死而無歸者。皆葬于此。在方家峪梯子嶺下。國子司業王良爲之撰記。成北杭州府志

茶坊嶺轉西而南。進方家峪。宋忠節徐公墓在焉。公諱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

元兵入境。少帝北行。公與其子鄉貢士琦。日松女元娘。具酒餼。告岳武穆王祠。以死自誓。歸登樓。去梯。聚書四周。縱火自焚。僕人撲滅救之。翌日死井中。尸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殯之。金牛僧舍。益王立于

福州贈朝奉郎祕閣脩撰。後十年同舍生劉汝均等收而葬之。方家峪廣嚴院側。私謚忠節。明萬歷四十年。宗人展拓之爲祠宇。鼎革來荒廢久矣。予老邁。足弱不能行。望宗人之賢者。詳考所葬之地。樹墓碑以表之。庶幾不至湮滅。

鐘按湖志。方家峪口舊有廣教院。今久廢。無所謂廣嚴院。而城中金剛嶺上舊有廣嚴院。忠節墓在方家峪口。是在舊廣教院側也。嚴字似誤。

長橋相傳舊在白蓮洲。橋截湖面。水口甚闊。橋分三門。長亘里許。有亭臨之。壯麗特甚。其旁植桃柳。與蘇堤白堤爭勝。後浸淫填徙。兩涯皆民居矣。其南則有澄水閘。南閘。宋時錢湖門內諸山之水。分爲三道。雨甚則侵濁西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省馬院後爲水渠。引至澄水閘入湖。而南閘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歸長橋。謂之三渠。皆有石橋。今亦湮廢。萬歷壬寅。虞司勳構亭于橋上。孫內監增構元武殿于橋畔。殿後西北沙灘若干。萬歷閒民梁元浚池。淳蓄以水。息供脩殿之費。董嗣杲長橋晚步詩云。南港虛名駕石梁。寺樓鐘鼓幾斜陽。相傳亭跨危基壯。誰見橋橫古道長。澄水閘荒沙草碧。清波門近市塵黃。鳳凰山在欄干外。玉抹烟屏鷺一行。

陶師兒。淳熙初行都角妓也。與浪子王宣教相眷戀。爲惡姆所閒。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比夜。舟泊淨慈藕花深處。相抱投水中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哀之。其所乘舟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士女駢闐。舟發如蟻。有少年欲買舟一遊。會日已亭午。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生事告者。少年笑曰。大

佳大佳。正欲得此。卽具杯酌。遍遊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西湖志餘

長橋以壬生師兒事。俗稱雙投橋。元時馮士頤竹枝詞曰。鷓鴣灘日相從。好個南峯與北峯。再看雙投

橋下水。新開兩朵玉芙蓉。吳禮之字子和。錢唐人。著順受老人詞。五卷內弔王生一首。調寄霜天曉角。云。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痴騷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沉煙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

南宋鄭起字叔起。號菊山。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南半隱記。後挈家居吳門。按菊山先生卽鄭所南思肖父也。余有蕘山溪詞云。西風野水。認得長橋路。亂竹小園牆。是當年高人流寓。滿城車馬。從不到山前。春一度。秋一度。白首隨朝暮。○水南半隱。妙有柴桑趣。滄海忽揚塵。問誰知畫蘭人父。草鞵藤杖。今日我來尋。東又雨。西又雨。幾處牛羊渡。

案所南撰菊山翁家傳。其略云。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泊于湧金門外。朝廷忽誅清之。再相。先人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端平出師。復有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卽登其門。歷歷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敗天下耶。竟爲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常時士氣頗盛。京尹趙與憲越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廣布耳目。吏卒于長所居左右。密物色。至于朋友往來。出處云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寢。

孫先生逢吉字衡山。仁和人。少喜讀書。不治生產。家日貧。妻子相繼沒。先生無聊。因注易書。每卦取先儒

之說而參之以己意。窮極變化。仍不越民彝物則之中。名曰大易天人會通。趙中丞士麟撫浙時。朔望與諸生講學於明倫堂。先生攜首卷就正之。中丞大加歎賞。願以五百金爲先生壽。購有此書。先生以爲發金爲我刻書。則可。欲我售則不可。袖書而歸。子然一身。無所棲止。寄寓長橋姚氏。自晨至暮。注解不倦。久之姚氏意怠。致起居不能自適。病脾泄而終。年八十有八。所注易計白餘卷。病劇時。付予友蔣雪樵。牽藏。今在雪樵處。予謂先生不事生產。不顧妻孥。孜孜以著書爲樂。則其中必有所自得者。世人豈知其故耶。且不貪中丞之金。而甘窮餓以死。誠可謂樂天知命。非君子不能也。

地之盛衰。信有其理。亦有由盛而衰。衰而盛者。此氣之循環也。長橋一隅之地。前明隆萬時。居民稠密。至

葛司農寅茂。虞司勳淳熙。兩家鼎盛。一在橋東。一在橋西。當事者出郭投謁。冠蓋相望於道。後司農捨

宅爲寺。即普度菴。司勳子姓。亦移家入城。地遂寥落。子有度親菴詩云。西郊南去水烟重。脩竹沿門路可

從。捨宅舊聞王逸少。乘家今見葛司農。殿前寶鐸驚栖鴿。屋後長橋隱臥龍。試向淥池還徙倚。屏山遙

接數聲鐘。

葛司農櫛櫛時。生母已亡。大母妬甚。將不利于孺子。其父再三保護之。始得長成讀書。後中萬歷庚子解

元。辛丑成進士。官至司農。念罔極之恩。無以報。遂捨宅爲菴。名曰度親菴。後加一普字。欲其無所不度

也。其地前臨大池。水光澄碧。池外竹林映帶。後則環以長橋之水。爲住宅最佳。康熙間。菴僧不戒於火。

佛殿寮舍。悉成焦土。僅留山門無恙。

虞長孺祖母年三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

須臾俱入月中矣。快亭堂漫錄。

楊郡王上船亭靈應堂。俗呼包道堂。寶蓮院。紫霄宮。廡院。寶成院。興福院。永隆院。慧光尼菴。張循王府建。省馬院。船

步。內有正覺超化二院。寶德寺。希夷道堂。武林舊事。以上諸舊蹟。皆在長橋附近。今皆莫攷矣。

南園中興後所創。光宗朝。賜平原郡王韓侂胄。陸放翁爲記。後復歸御前。改名慶樂。賜嗣榮王與芮。又名

勝景。有許閒堂。和容射廳。寒碧臺。藏春門。凌風閣。西湖洞天。歸耕莊。清芬堂。歲寒堂。采芳堂。豁望堂。矜

春堂。鮮霞堂。忘機堂。眠香堂。堆錦堂。紅香堂。又有遠塵。幽翠。多稼。晚節。寒香等亭。秀石爲山。內作十樣

錦亭。并射圃。流杯等處。弁陽翁詩曰。清芬堂下千株桂。猶是韓家舊賜園。白髮老翁和淚說。百年中見

兩平原。又云。舊事淒涼尙可尋。斷碑空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枒樹。當日人疑是水沈。武林舊事。慶樂園。

卽韓平原之南園也。有碑石臥荆棘中。猶存古桂百餘株。琴塘詩話。

真珠園有真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在張循王府。武林舊事。

案真珠園。張循王別墅也。相傳在雷峯塔之陰。內有泉迸出。纍纍如貫珠。官庫取以釀酒。今不可問矣。

予昨過蓬萊院。山僧汲水煮茶。味甚甘。詢所汲處。曰園外一小泉耳。因思董嗣杲題真珠泉詩。別有雷

峯峯下圃。一泓埋沒在蓬蒿。得非此水乎。因賦詩曰。蓬萊樓閣已荒蕪。獨喜名泉尙未枯。誰向石閒披

草莽。我從杖底得真珠。一杯玉液難消受。半夜天漿信有無。還問御松亭在否。黃皮塔外暮雲孤。

甘園、宋內侍甘昇園也。一名湖曲園。曾經臨幸。至今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

歸謝節使。弁陽翁詩云：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踪。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武林舊事。

御船坊。理宗御舟在焉。武林舊事。

小蓬萊、甘園之一景也。明季爲黃貞父。汝亭學使別業。扁曰寓林。飛樓窈窕。湖山俱在檻底。石徑之側。有

垂絲海棠一樹。花時予必過其下。持杯小坐。紅露沾衣。殊多幽趣。今數易其主。且遭火焚。俗僧與旗廝

相鬪。不足觀矣。陳章侯。洪綬有詩題云：亢老飲予于黃貞父先生園賦此。黃園何以寓林名。令我沈思

澹世情。已悟浮生如泡影。不知何事戀朝榮。畫船良友秋湖約。冷雨香風烟水行。賦得數詩人未醉。主

人可喜是吾兄。

宋時園亭之勝。在湖南者。如長橋則有慶樂。淨慈寺南則有翠芳。雷峯塔寺前則有張循王真珠園。塔後

有韓相國勝景園。甘內侍湖曲園。及羅家園。白蓮寺園。霍家園。塔之下。又有小湖。南山。南屏諸園。方家

峪。劉寺園。臺榭亭閣。名花奇石。照映湖山。侈靡極矣。時當南渡之後。君臣耽于游衍。畏言兵革。宜乎恢

復不成。終于偏安而已。

藕花居。爲楊復初住處。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凌彥沖賦漁家傲詞以祝之曰：採芝步入南山道。山

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思好。還著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

兔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明洪武初。淨慈寺僧廣衍。以博學徵脩大典。歸老于此。

藕花居故址。今爲高墳。高諱儀。明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錢唐人。捐館後。崇恩諭葬。因卽藕花居僧舍造墓。李式瑚詩云。受遺宰相有文端。畫室功名名麟閣。看天子披衣臨玉几。春卿講席在金鑾。青山路僻行人少。紅藕花開宿草殘。五畝旣荒墳不守。羊曇何日淚能乾。

相傳昔有粵人卓小仙者。寓此文端會訪之。卓曰。汝臥此。初不解。逮葬。其言始驗。李中丞天寵之遇禍。卓亦先知之。卓後尸解于三聖橋。後有人遊粵。復遇之。曰。爲我寄聲武林諸公。各自珍重云。聶志

屠隆弔藕花居詩云。落日荒村宰相墳。大湖千頃浸涼雲。藕花風斷菱歌起。水濺青天白練裙。

飛仙里。在長橋。相傳宋時有濟南李茭者。字定國。寓邑營。授徒。嘗詣淨慈。過長橋竹徑迷路。見青衣道人。鬪笋。茭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詣淨慈禮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而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卽身輕貌妍。不復飲食。僕駭之。語其兄莫。莫至。則去遊茅山。旋入青城矣。後莫爲蜀提刑。訪之。已乘雲數年。惟留繪像而已。聶志

鄒之嶧。字孟陽。錢唐人。住杭城薦橋東山街。以財雄于里中。有別業在河渚。又雷峯之陽。有害室名遯園。亦名小築。取杜詩畏人成小築意。鼎革後已鞠爲茂草矣。

徐立之。學老子。隱雷峯。自比冥鴻霧豹。又有劉蓑衣者。築希夷道堂於峯下。聶志

閻蓬頭。居雷峯最久。吝沐浴。若坐溺缶。出而暴之。無穢氣。勸人行陰隲事。與巨公遊。且築巨麗宮觀。一日坐逝。吳毛百戶家。百日猶生。嘗作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聶志

雷峯顯嚴院。郡人雷氏所居。故名。

一名中峯。又名迴峯。言有道人雷就者居之。遂稱雷峯。

○鐘案舊志。錢王妃建寺築塔。名王妃塔。或云地產

黃皮。遂譌爲黃皮塔。山頂有通元亭望湖樓。

武林舊事。

後遭火焚。

志稱明嘉靖中倭寇犯杭。疑此中有伏兵。放火焚之。

四面闌楯鈴

鐸皆無有矣。幸磚甃堅固。至今巍然屹峙。風雨不能損壞。毛稚黃先生戲作一聯云。湖水生波。西子笑

成風皺臉。雷峯失火。南屏燒出癡梨頭。

錢王增築羅城。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又曰西泊。於錢唐湖直至雷峯塔前。其門曰涵水。大都涵水卽

西關也。

七脩類

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峯塔下。

小窗日記。

僧問石法名超直。鄞縣陳氏子。年二十餘。有出家之志。來錢唐。薙髮於湖南之白蓮洲。卽今留錫菴也。受

老僧虛舟付囑。當機敏捷。不待棒喝。鋒鋸早露。性慨爽。善談諧。不拘小節。少時未嘗讀書。後得定力。輒

能解卷帙之蘊。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林。至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

身隸雲雲。侍者冠正。○鐘案仁和县志及孤燈所載。從死者

一姓。詳種志。張墓一條。

同死焉。石公共收而瘞之。南屏之原。石公與予對湖而居。刺舟來往。無虛日。賦詩多骯

髒之氣。不可以格律繩之。與四明萬充宗。董巽。王白民。及錢唐查漢中兄弟。竝稱至好。乙卯三月。忽

自經。菴僧來報。予急往視。見其立化於臥榻之側。大書案上曰。斬斷葛藤。斬斷葛藤。八字而已。僧言先

一夕取平日交朋往還手札悉焚之。曰。我向平湖去。廿年常復來。白蓮千百朵。知爲阿誰開。此外無他

語。昔宋僧仲殊居錢唐。與東坡友善。於崇寧閒。忽上堂說法。隨掩方丈。自經。豈坐脫立亡。浮屠之常不



足怪耶。

李秋森聖芝嘉定人。長蘅先生令子也。與石公交善。嘗在白蓮洲。屢過寒舍。賦詩贈予云。乘興移孤笠。閒吟徧六橋。得逢城北彥。却在水南寮。白雪矜高唱。青雲得久要。俗情都略盡。不在報瓊瑤。予酬之云。君是名家子。胡爲此路隅。人言青鸞驚。自笑白髭鬚。學劍固無術。爲僧亦太孤。眼前攜弱息。得似鳳凰無。時秋森攜少子客菴中。久之返膠城。未幾石公死。遂不復見。

附秋森過白蓮洲省問石和尚詩。匣劍囊書扣短籬。倦遊踪跡故人知。風塵天地雙魚斷。冰雪關河一棹遲。翠竹到門逢彼美。明湖入望見吾師。愁來坐聽疎鐘響。正是梅黃月白時。飄零詞賦愧登臨。支遁猶容共入林。楊柳年華言下駛。烟波人世望中深。未能彈指消塵劫。且共燒燈照此心。微雨小窗孤塔聳。一爐香細夜沈沈。

張砥中

台柱

錢唐人家。住白蓮洲側。少時喜大言。力能挽三百鈞弓。臨文絕不苦思。而藁已脫手。尤工填

詞。著有洗鉛詞數百首。語多香豔。而亦有沈著考練之處。師事沈東江。謙與洪稗畦齊名。甲寅從軍。授招撫教諭職銜。總督姚憂菴雅推重之。旋以不檢被斥。中年游俠江淮。踪跡靡定。後入婺州太守幕。挾其家人而竄。邏者捕得之。置獄中年餘。撰萬人敵。八寶刀。樂府數種。中丞金公。鉞憐其才。將釋之。乃婺州使君忽爲家奴所弑。復牽張入案。未幾遇恩赦。得放還。適金中丞被論。張念舊德。號聚都人士。投詞督撫。懇其疏留。會怨家官於都門者。聞張漏網。遂囑法司行文浙省。凡罪囚內似可援救。而情有可惡。

者仍行正法。一日張正在友人所小飲。收者至。纒首於錢唐門外。臨刑賦滿江紅一闕。有一失足時無可悔。再回頭處如何是之句。蓋狂而無行。臨死自悔。殆無及矣。

淨慈寺。周顯德元年建。爲五山十刹之一。宋時稱報恩光孝禪寺。孝宗嘗臨幸。山曰南屏。有峯曰慧日。舊名慧日永明院。宋太宗賜寧壽院額。孝宗御書慧日閣。有千佛閣。五百羅漢堂。理宗御書華嚴法界。正偏知閣等額。梁貞明時大鐵鍋存焉。畫壁作五十三參等相。寺後菴宇甚幽。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號南北山之最。

萬工池。在寺門外。志稱宋建炎以前。屢遭回祿。有善青鳥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禳之。僧宗本乃募化爲此。用力者萬人。故名萬工池。先兄映川先生有詩曰。功德池開對梵宮。萬人力與五丁同。試從北極收真氣。永注南屏制祝融。竹閣晴薰春藻綠。雷峯倒影夕陽紅。若將西岸筓籬拆。便可明湖一棹通。向來湖舫俱泊藕花居。遊人登岸步行。必里許方達寺。近年總督李公衛清理水道。豪強不得侵佔。故船可直達萬工池之側。一舉足便及寺門。頗與詩意合也。

淨慈寺向有喬松脩竹。望之鬱然深秀。自嘉靖三十二年島夷犯境。巡撫胡公宗憲統率軍民出城禦敵。於湖墅被戮數千人。復移廣西山東湖廣。及括蒼精卒共萬餘。屯劄臨湖大剎。而淨慈亦屯三千人。皆狼兵也。於是禪房變爲營寨。僧徒竄伏林莽。戎馬紛紜。鉦鼓喧雜者幾十年。始獲討平。以致松竹斫伐殆盡。

神運井。在香積廚。泉甚甘冽。其下縱橫約二丈餘。引汲不竭。宋嘉定時。有六甲神嘗協僧道濟運木於此。故名。相傳其脈與江通。又名通江。

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年寒食。朝廷望祭西京諸陵。

鶴林玉露

予有詩云。祭殿門開竹柏陰。年年寒食遣官

臨。九天弓劍烟沙隔。半壁河山涕淚深。魂在蒼梧含別怨。血流杜宇是何心。一杯春酒空三獻。落盡棠

梨直至今。蓋當時未嘗親祭。故云遣官。高廟之倦勤可見矣。

永明壽禪師。餘杭王氏子。幼不茹葷。持法華七行俱下。羣羊爲之跪聽。年二十八。爲縣庫吏。屢以庫錢買

魚蝦等物放生。事露。坐死。領赴市。曹文穆王感神人之夢而釋之。遂禮翠巖爲師。尋往天台習定。斥鷃

巢衣襟中。定起。謂韶國師密授元旨。廣順二年。住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明年。遷永明。衆

盈二千。日課一百八事。度弟子一千七百人。贈號智覺。開寶三年春。奉詔建六和塔於月輪山。以鎮江

潮。七年。復入天台。度戒約萬餘人。誦法華經計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又詩偈賦詠凡千萬言。

播於海外。高麗王遣使賫書。敍弟子禮。奉金線袈裟。紫水晶數珠。金藻罐等物。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

印記。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二十六日。趺逝於大慈山。宋太宗賜寧壽額。追諡宗照大師。至

明萬歷癸巳。郡醫包氏窆母。徙師骨於穢處。在舊穴之東。有青烏吳生知其故。告於鈐部虞公。淳熙虞

轉告住持性蓮。乙巳冬。師之法孫大整聞遠述其事。悲憤交集。賂守者金氏。潛收舍利十一粒。金色骨

一孟。丁未六月十二日。整復與虞同往。開得自然石坎如三尺小椽。復收骨一孟入寺。於是祭酒陶望

齡、儀部黃汝亨、雲棲釋株宏、與壑擇於寺後慧日閣貯宗鏡錄處起塔藏之。方伯吳用先爲銘。太史董其昌爲額。銓部虞淳熙、儀部黃汝亨、錢唐令聶心湯爲志。爲記。爲題碑陰。當事皆捐金助理。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十二月八日告成。至本朝康熙初年。豁堂巖復徙於山門之右。議者以爲前人已成之業。一旦更張。未免多事。雍正十一年。奉上諭。佛教自達摩西來。闡揚宗旨。濟拔羣迷。利益衆生。福田慧果。曹溪以下。代不乏人。朕留心內典。深明此事。歷覽古來名僧言論。宋初永明壽智覺禪師。實爲出類拔萃。其所著惟心談心賦宗鏡萬善同歸集等書。實皆宗教合一之篤論。與後學參證禪徒。大有裨益。朕親加選錄刊刻。頒示天下叢林。禪師可謂曹溪以後善知識中傑出之人。著加封妙圓正脩智覺禪師。因念禪師生宋時。居杭之慧日開堂說法。其寺爲今之淨慈。今寺內僧徒。未知仍舊供養禪師法相與否。現在承其支派者何人。著地方官竝行詳查。如香火已廢。著爲莊嚴法相。令僧徒朝夕瞻禮。香燈供養。其支派如已無人。具摺聞。朕酌量擇人承嗣。其塔院現在何處。亦著查明脩理。

豁堂岳著有谷鳴彩雲同凡諸集詩與尺牘俱秀整有別致可與皎然齊已輩竝稱。書畫亦古雅淡遠。不落時蹊。毛馳黃先生與之往還。其南屏感懷之作云。慧日峯頭坐晚烟。豁公會話舊因緣。避人自寫雷峯樹。送我常過杖錫泉。方丈草枯看蝶化。洞門雲黑護龍眠。祇因未證無生果。猶對斜陽歎逝川。予亦有題豁堂畫一絕云。誰似南屏老筆頭。閒吟閒寫坐經樓。只今斷墨無尋處。賸得雷峯幾樹秋。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也。善詩。有逸才。意態超脫。望之如神仙中人。往來杭湖間。而居南屏萬峯最久。即今兩花

· 關 有詩云。占斷南屏景是也。閒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用世之士。樂與之交。費文憲宏爲相日。訪之於南屏。一元臥不起。久之出見曰。海上碧雲起。直接天台赤城。大奇大奇。絕不交一語。文憲益重之。

黃省曾字勉之。吳郡人。博雅工文詞。與錢唐田汝成交莫逆。嘉靖中來遊湖上。寓南屏最久。自稱五岳山人。湖山之勝。足跡殆遍。二條俱見舊志。

邵墳在南屏之原。法因寺舊基也。孝惠皇太后於天順庚辰以杭人選入內庭。侍憲皇。誕育興獻及岐惠。雍靖二王。後世宗入統。追封太后父邵林爲昌化伯。母楊氏爲夫人。嘉靖十九年。勅葬於此。賜帑銀五萬餘兩。營建墳墓。起發祥祠祀之。備極一時之盛。康熙辛巳。盜入塚中。止及外層。爲行人所覺。驚散。地方聞于官。時邑侯王公。毓美親至。踢看。命掩其穴。近聞卽邵氏之裔。不肖者爲之。非他人也。但此地地勢卑下。遇霖雨。輒山水充積。地之最不得氣者。不知當日何以用此。

聞故老云。太后爲貴妃時。憲皇問何處人。奏曰。錢唐人。卽命內監至杭訪問。不可得。復問后曰。我家門眷是天長寺僧。訪之便知所在。蓋門眷杭人家家有之。如有凶喪。其僧到門誦經。所謂應副長老是也。人家歷代宗支祖先名號。皆有冊開載。久而不忘。至是如其言訪之。果得。

邵喜昌化人。父林。寓杭州。卽孝惠太后之父也。太后入宮爲貴妃。生獻皇帝。及岐、雍二王。喜歷陞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初。尊太妃爲皇太后。封喜昌化伯。食祿千石。明年卒。諡榮和。子蕙嗣伯。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下吏部議。胡世憲請停其封爵。上特令杰嗣伯。八年革外戚封。停嗣。吾學編

南屏山以其開展如屏故名。其石色蒼翠。峯巒奇秀。爲湖上諸峯之冠。予平日無事。輒流連於此。不忍去。近年有方外友亦諳卓錫山椒。予每過訪。與之凭闌眺望。大湖在目。長隄直走禪榻之下。遙青一抹。大滌隱然。誠勝地也。自恨家累繁多。未能拋棄。何時收拾身心。投老空山。焚一瓣香。酌一瓢水。豈非快事。曾曉光如晦。遊南屏詩。手折蓮花結淨因。南屏洞壑可爲鄰。傷心何日沈樓櫓。屈指今年又甲辰。鑄錯空勞六州鐵。投竿難覓五湖尊。袈裟染盡無窮淚。滿地蓬蒿不見春。自注。雲南人。年八十有二。雍正二年。行脚來湖上。題此。予在南屏御碑亭上見此詩。記而錄之。終莫測僧爲何如人也。

龍門菴在南屏之原。結構雖小。而幽花弱草。與風幢映帶。稱精藍焉。予有詩云。龍門菴在南屏下。傍水開雲作道場。幾樹寒梅依古佛。一聲清響送斜陽。坐看鷗鳥來還去。笑說桑田熟又荒。門外孤墳春草綠。禪師何不奠椒漿。

壑菴在南屏下。向爲方外西吾之居。西吾名道衡。字方平。虞山李氏子。薙髮武林。託跡於此。昔遊子時來借寓。心厭之。遂焚菴而去。已復來。手葺茅篷。獨處於內。門外小橋橫以獨木。渡則撤去。不通人跡。後爲怨家據有其地。今則爲汪氏別業。人稱賽西湖焉。

壑菴後山半有石壁。上鐫家人卦樂記篇。及中庸道不遠人一章。皆隸書。筆甚古。相傳爲司馬溫公書。詳見秀水朱竹垞曝書亭集。其前三生石三字。又有字三行在下。曰南屏之假。白石巍巍。上有丹崖。下有琴臺。彌天禪師。優哉游哉。勒銘石壑。庶播將來。至正甲午仲夏。吳興周昌書於南屏石壁。

蓮花洞在南屏之麓。洞口有居然亭。嘉靖癸巳。閩人洪珠爲紹興守。坐法逮會城。寓淨慈寺。刑部照磨張文仁建此以居之。今廢。石上有詩。字跡剝落。細加搜剔始辨之。云。忽忽南遷。又北征。恍然夢裏是生平。飛騰自合同雲鳥。流落猶憐有姓名。老去壯心終不改。年來華髮半多更。山青雲白歸何日。慙對西湖月滿城。後書時守杭。方四月。奉改調命。常北上。息此數日。嘉靖十四年仲春。既望。閩山丁洪識。

南屏山下有白鷺居。邵氏之別業也。當年最稱幽曠。鼎革後毀廢無存矣。朱大復長春有秋客西湖白鷺居雜詩。頗多冷雋。附存之。

客僻人無事。林深雲亦閒。悠然西湖曲。坐對南屏山。日下牛羊靜。風邊魚鳥還。高城喧水市。此地是邨灣。窗立王妃塔。門迎學士橋。曉烟籠岸口。夕景抱山腰。樹密重陰合。波香冷翠漂。坐吟如畫裏。秋興日蕭蕭。散酒還登閣。看花亦過汀。澹雲歸古蕩。遠雨落臯亭。掠草霜鷹黑。衝波水鷺青。客愁常對此。日飲不須醒。麓深雲有潤。沙僻水無波。萬木秋陰滿。空山夜響多。漸窮幽壑趣。頻喚野人過。白月清川裏。攜杯坐嘯歌。柳下眠孤石。沙頭繫小船。閒隨鷗泛泛。坐看月娟娟。鄰舍餘魚賤。方塘採藕鮮。園人供土物。正與野情便。山蟲旣已楚。湖雁豈堪聞。落日當虛閣。含愁對白雲。秋風常苦病。晚歲更懷君。今夜迴峰雨。鐙前木葉紛。今朝斗酒會。小棹野船來。錦樹陰冰簾。高花照玉杯。筍挑山底出。菱採浦頭回。何以酬嘉主。題詩記石臺。曲水城隅外。荒途人跡疎。良朋能好我。載酒屢停車。謝客遊多興。阮公囊久虛。高情逢地主。清賞日常餘。秋日蕩湖水。湖中波似霞。游童喧晚棹。浣女弄晴沙。野葛籠

花樹浮萍匝釣杓。所過無地主。隨處是吾家。花宮林外隱。金刹霧中開。樵子穿雲入。經僧渡水來。我遊貧陟險。乘興屢登臺。一往有深趣。扁舟常夜回。臨山復臨水。時醉亦時歌。但畏清樽盡。休虛白日過。殘流落寒石。枯葉散霜柯。對此忽秋老。不娛今奈何。秋山尋不了。風雨與仍孤。征袂淒遊客。歸心急病夫。詩牋別故主。行李渡西湖。雲閣雷峯下。還來許借無。

予友趙瑾叔。錢唐人。入籍武康。補博士弟子員。少時雅擅填詞。撰有青霞錦翠微樓傳奇數種。與洪稗畦齊名。中年喜作釋氏裝。自稱繡衲頭陀。不飲酒食肉。又不言釋氏之學。不冑俯仰於人。家雖貧。泊如也。記康熙庚辰三月夜。大風雨。至黎明。聞扣門聲甚急。啓視之。則趙也。著屐而來云。天公如此。桃花摧殘可知矣。吾欲往六橋弔之。君能偕我行乎。予適小疾。畏風。辭之。瑾叔遂獨行。抵暮仍過我。急索筆。寫弔桃花曲五闕見示。音調悽惋。真有情人也。予亦倚其聲而和之。今錄趙作於後。

山羊

誰繪就河陽圖畫。却向西湖懸挂。怪宵來狂風不休。看紛紛紅雨漫天下。假若是攀折他。被催花御史拿。到而今禁不住鸚哥。只把東風罵。何事天公見識差。波查葬西施。向水涯。烟沙嫁玉嬙。不返家。

皂羅

十里虹橋緊跨。總拋開旖旎。埽盡繁華。長隄那得錦屏遮。穠香一路由人踢。珠零玉碎。蘭舟漫擗。紅愁紫怨。春醪慢賒。淚蘇蘇。怎禁得千行下。

解三

醒。貴客來。辜負了軒車駟馬。富家來。消停起檀板琵琶。才子來。詩成空返元都駕。美人來。休認做玉



眞家。縑流來。何曾悟得三摩義。羽士來。未必燒成九轉砂。有一種狂逞輩。痴呆煞。肚皮裏。惟知飲啖。耳朶裏。只聽喧嘩。

玉胞 肚。吾心牽惹。急急孜孜。憐花惜花。把一盃澆向花前。花知道。可能鑒明日之夕矣。不歸家。恨不得坐到黃昏。再哭他。

皂角 兒。六朝春。總屬虛花。三月景。一番閒話。說甚麼絳雪胡麻。想都是塵埃野馬。沒相干。拋開罷。眼也斜。枝頭還剩一些些。風休刮。雨莫加。殘春尙值千金價。

尾 人生難得長蕭灑。費幾杯浪酒與閒茶。你看宋苑秦亭。又增一番新綠也。